

乙巳,蛇年。  
关于蛇,作为故事,我最先想起的是《白蛇传》——白娘子,白素贞,美丽、善良、坚贞、果敢;作为诗词,我首先想起的是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山舞银蛇”——“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白雪皑皑的山脉宛如起舞的银蛇,冰封雪飘的高原俨然奔驰的蜡像,要和天公一比高下。龙蛇一家。毛泽东《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恰似无数玉龙凌空腾飞。银蛇,玉龙,蛇舞龙飞。古往今来,写山的诗词,可谓不可胜数,而如此写法,罕有其匹。常言说不动如山,而这里的山却动若龙蛇,凌空而起,充满生机与活力。读之,但觉心胸开阔,热血喷张,目空一切,气吞万里。蛇年也因之有了阳刚气象。

自不待言,白娘子,阴也,柔也,阴柔之美;银蛇,阳也,刚也,阳刚之美。前者,有情人终成眷属,雷峰塔总要倒塌;后者,大丈夫纵横天下,“搅得周天寒彻”。岁次乙巳,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年头!

说起来,也是因为刚上初一就遇上了特殊“十年”,我最先背诵的古诗甚至不是“床前明月光”,更不是《唐诗三百首》,而是《毛主席诗词》。那也是当年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旧体诗词,无论去哪家新华书店都齐刷刷摆成一排。记得我看的版本共收三十六首(阙)。非我夸口,真的可以倒背如流,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脱口而出,一气流注。同时,也是因

我早就在福州安泰楼的门前等候。一辆辆汽车行驶而过,每一次我都认真地盯着看,我知道其中一辆将会带来杰西·威尔逊(Jesse Wilson),一位塞拉利昂的朋友。过了一阵子,一辆白色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我的客人来了!

他一开始并没注意到我,而是看着古香古色的安泰楼的门牌坊。他足足看了十来秒,才回过神,看到我走来打招呼。我们寒暄一阵,便走进安泰楼。他很热情,一路用中文“你好”跟服务员打着招呼。那些人是四五十岁的阿叔、阿姨,对这热情的招呼报以腼腆的微笑。

Jesse 是一个诗人,作品很多且不俗。他给我看过他朗诵自己诗歌作品 United We Stand(《团结使我们屹立不倒》)的视频。在这首诗里,Jesse 想要表达的是,在种种人生的遭难、不幸中,人类要守望相助。他那苍老的声音,破碎的心情,不就是诗歌的感染力吗?他非常期待地说,希望我能喜欢他的诗歌。喜欢?当然了,我爱的正是诗歌的那种塑造性、革新性的纯净力量。

我们自然要谈到他的国家,塞拉利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国家的名字,事实上,我在中学时就对世界各国有高涨的兴趣,照着世界地图,寻找一个个国名。所以,我坦然地跟我们可爱的朋友说:“塞拉利昂,我知道的,是一个非洲西部的国度。”他的脸上显露出开心、放松、欢愉的表情——任何一个有国家的人,当谈起自己的国家时,都会有一种母亲般温暖的天然情感。

我们正说着话,这时候,我的出版界的朋友也来了。她随身带来了《福州古厝》《摆脱贫困》等几本书。她介绍说,《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已经有英语等好几个语种的外译本。一听这么说,Jesse 赶忙捧起这本书,一边翻阅,一边急切地问道:“你手头上有英语版的吗?”

“你很喜欢这本书吧?”  
“是的。我很想阅读。贫困是人类之敌,这本书教给我们祛除贫困的方法。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英语版也是你们出版社翻译的吗?”听到“不是”的回答后,他并不放弃,而是请我朋友努力帮

## 岁次乙巳:“山舞银蛇”

林少华

为生在北国长在北国——北国最冷的东北——实际置身于北国风光,所以三十六首中尤其对《沁园春·雪》情有独钟。大雪封山之际,隆冬雪窗之内,或读或颂,特别感同身受,酣畅淋漓。而且说巧也巧,我家的茅草屋前方七八里开外有一座名叫马鞍山的山,乃吉长(吉林市)、长春市二百里之间最高的山,每当新雪初霁,满月当空,那马鞍形大起大落的曲线、余脉绵延的山体,分明像是一条弓身起舞的银色巨蛇。十几岁的我不由得暗想伟大领袖莫非亲自来过这小山村并且像我这样看过马鞍山不成?不妨说,我是看着马鞍山,看着银蛇长大的。

不但作为诗词修辞的银蛇,实实在在的蛇也没少见过。冬天见不到蛇,《农夫与蛇》中冻僵的蛇也从未见过。别看蛇脑袋不大,但它是极聪明的动物,没等下雪就钻进洞里睡大觉去了。打不打呼噜我不晓得,反正一睡好几个月,一直睡到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才会抬一下脑袋。而要切实见到它,一般要等到盛夏时节。上山打柴,田头走路,会偶尔瞥见它们在草地或灌木丛中“吱溜溜”闪电一般滑开,转瞬即逝,完全用得上旧小说中“说时迟那时快”的表达。即使下河玩水或拿筐踩动岸边水草捞鱼摸虾的时候,也会见到

他找一下,把英语版的寄给他。看得出,他是真想来得一本。

我们聊到了出版。他介绍说,他有一本书将要在浙江省的出版社出版。他 very 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中非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非洲与中国,必须团结在一起。他说,他到过很多国家,有些地方还住了一年半载的,包括美国、欧洲诸国,但他还是喜欢中国,他在中国感受到尊重、热情,他喜欢这里的人民。

这些话从这位塞拉利昂朋友的口中说出来,不正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吗?我们听到、读到了他的诗歌——得到的是非洲人民的心声;我的朋友决定把她带来的这些书都赠予他——赠予的乃是我们国家最纯粹的文化。这或许也是中非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

日头渐渐西斜,时光总是匆匆而过,便到了分别的时刻。他乘上车,挥手作别。晚上,我又接到了他的微信信息:“再次感谢你,我的兄弟。度过美好的一天,我非常感激!有一天,当你访问我的国家时,我也会这样做。”于是,我对遥远的塞拉利昂产生了向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如何?虽然我没踏上过那个国家,但通过与Jesse 的交往,我相信那个国家是热情的,那里还有诗歌、文学,有像Jesse 这样的诗人在赞颂祖国母亲,在呼吁人类的平等、团结。

中非的国家、人民,就应该在这种纯净的情感里相互帮助。

我父亲任溶溶的童话作品不多,但《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一篇影响不小。我父亲自然很得意,这个童话在当时是有点另类的。不过大家称赞《没头脑和不高兴》时,我父亲总是谦虚地说:那是因为我动画片电影影响大,要感谢张松林导演。是的,我父亲在回忆张松林老师的文章里就是这么写的。

听我父亲说,1962年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上映,他抱着我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我看得哈哈大笑,又蹦又跳,可见对父亲作品十分喜欢。不好意思,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也相信父亲的话,只是哪个小孩看动画片不兴奋的?过去看电影如此,后来看电视如此,现在看电脑看手机也是如此。成年人也喜欢看动画片,不欢蹦乱跳而已。

我父亲从小喜欢电影,特别是迪士尼动画片,他最早翻译的儿童读物就是迪士尼动画片绘本,还自费印刷出版了

它们扭来扭去的泳姿,所以后来看书看到“水蛇腰”一词,不由得会心一笑。蛇的样子固然有些吓人,其实胆子很小,可能比鼠胆还小,见人就溜,正所谓溜之乎也。不但我,小伙伴们也没人被蛇咬过。我见过爬上树往下看

的蛇,小眼睛一眨一眨的,说可爱也未尝不可,难怪古人由蛇而白素贞白娘子而许仙演绎出《白蛇传》这样的千古之爱。说回“山舞银蛇”。是的,刚,阳刚,阳刚之气,阳刚之美。但这一阳刚也可以转化为阴柔,其转折点即二月二“龙抬头”之日。纵使东北,二月二过后积雪也开始一点一滴融化。始而湿润地表,继而为涓涓细流,进而为清溪,最后汇入潺潺小河。山坡小草随之萌芽,山下麦田开始泛青,山间杏花云蒸霞蔚,河畔杨柳依依摇青,麻雀欢叫,喜鹊登枝,春燕飞来,少女放歌……春天来了。如此这般,君临漫长冬季的银蛇不再起舞,转而俯身亲吻大地迎接春姑娘的到来。于是阴阳交融,刚柔相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进而言之,阴阳交融也是人类繁衍之始,而这也与蛇有关。试想,假如蛇不引诱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二人何以生育后代成为人类的祖先?即使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女娲也与蛇有关:人首蛇身。丰实,柔韧,机智,神秘,盈缩卷舒,与时变化,法力之大,莫可知也!

最后请允许我重复前面的名句祝福属蛇的朋友和蛇年出生的宝宝们:“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

## 路边一幕

詹政伟

曾经见过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西施犬,主人是一个流浪汉,被车撞死了。主人被拉走后,小狗一刻不停地叫,没有人听懂它在叫什么,但可以听出它的悲伤和哀伤,由于长时间地吠叫,它的眼压急剧上升,结果一只眼球破裂了,它无法说话,只能用叫声来表达它的无奈。它叫得声嘶力竭,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断气。这时候,从围观的人群里突然跑出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它径直走向它,那是一条比小狗大上几倍的大狗,它把小狗紧紧地抱在怀里,用嘴轻轻地舔着小狗流血的眼睛,一次又一次,慢慢地,小狗不叫了,瑟瑟发抖的身子也平息下来……拉布拉多犬的主人这时也站出来,把小狗装进了一只布袋,然后带着它开车离开了,想来是送它去动物医院治疗吧。

那一天,我也刚巧开车经过那里,看到了这一幕。那一刻,我想爱与被爱是永恒的。没有比爱更叫人刻骨铭心的,我想拉布拉多犬和西施犬都刻下了爱过谁,又被谁爱的记忆,同样的,这记忆也会被围观的人所记忆。



生肖贺春

(卡通插画)

张乐

看新闻说最近上海来了好多韩国游客,很是热闹,思绪翻转,不禁想起了2014年秋天我第一次去韩国出差时的各种故事。那次出差,从北京飞首尔,到达后直接去大田参加当晚的大田电视节颁奖仪式。

那天颁奖仪式,气氛热烈,虽然参加颁奖仪式前我只吃了点简餐,竟然全程不觉得肚子饿。最有意思的是,颁奖仪式中间放了一段回顾影片,我前方区域的一位女演员看后不停地掉眼泪,灯光亮起后,只觉得眼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金喜善。颁奖典礼结束,我们一行人出了会场,看到外面一大堆女粉丝围着他们的“长腿欧巴”不肯离去,也算近距离见识了韩国本土的追星热潮。

重点是第二天的早饭,一行人在中方地接人员的陪同下,去了一家早餐店。入座后,一人一份的大托盘端了上来,我一看就傻眼了。九个碟子,除了常见的大白菜泡菜之外,还有腌渍的螃蟹、土豆、海带、魔芋,最要命的居然还有韭菜泡菜和蒜苗泡菜。早饭直接上了九个菜,隆重是隆重,但在我看来不就是一种菜嘛,都是泡菜呀。然后,大托盘正中间,还有一人一份的大酱汤,服务员还给每人上了一碗米饭。想着一会儿还要去电视节论坛上发表演讲,总归吃饱点,否则没力气说话,便就着大酱汤加各种泡菜胡乱吃了起来,但韭菜泡菜、蒜苗泡菜我是绝对不碰的。当天的演讲和业务交流都挺顺利,晚上,说是安排吃顿韩式烤肉,我很是期待。到了餐厅,肉还没开始烤,服务员先端上来十二个小碟子的各种泡菜,把大桌子全部摆满了,这泡菜宴着实把我给“震惊”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大田出发去首尔,还是安排了韩式早餐,这次简单了些,上了六个小碟子的泡菜。我掰着手指数一算,来韩国才第三天,感觉人生前面三十年吃过的泡菜总和,也没这三天

的多。  
我们赶去首尔,是因为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官员邀请我们共进午餐,算是很重要的业务洽谈。我心想,韩国的政府官员请我们吃饭,档次应该不低,可以见识一下正宗的高级韩餐是啥样。环境确实不错,还安排了小包间,彼此寒暄了几句,对方便让服务员上菜。我一看,又是一桌的泡菜摆好了,只不过摆盘更精致,但终究还是泡菜呀。

第四天,一行人除了我多留一天之外,其他人都赶回北京了。地接的工作人员问我,还想去哪里逛逛吗?我说你陪着好几天了,辛苦了,下午的行程我自己安排,明天中午我就回北京了,到时直接送我去机场即可。对方也觉得这样安排挺好,于是,我便在首尔街头瞎逛了一下午。当天的晚餐,是我终于可以自主选择的一顿晚餐,正好发现有连锁品牌澳拜客牛排馆,连忙冲了进去。当一整块五分熟西冷牛排吃下去之后,感觉人也复活了,跟这几天的韩国泡菜,总算划清了界限。

那次出差我住的酒店位于江南区,算是首尔的高档地段,那几年最流行的一首韩语歌曲正是鸟叔的《江南style》。第五天,我在韩国出差的最后一天,早饭也终于不用吃泡菜了。一清早,我去巴黎贝甜面包店,买了一杯热拿铁,外加一个可颂面包。站在首尔街头,看着江南的车水马龙,喝着咖啡吃着羊角包,虽然户外有点冷,但因为不用吃泡菜了,感觉自己终于“解放”了。

那次出差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上海开了那么多家巴黎贝甜面包店,我一直以为是个法国品牌。来韩国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韩国品牌,法国巴黎是没有巴黎贝甜的。这事情,又隔了十年,当我2024年秋天在巴黎最繁华的街头,看到一家很精致的面包店,外立面正是“巴黎贝甜”招牌时,我终于意识到,韩国面包店“巴黎贝甜”,这次真的来巴黎了。

访小组从北京来上海,请父亲回忆创作《没头脑和不高兴》和动画片的制作。我推着轮椅送我父亲到采访拍摄场地,他以为还有机会遇见张松林导演,但张松林导演没在场。

如今,张鑫海先生、张松林导演和我父亲都去世了,当年画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学生们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今天,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壮大,中国的动画片也大片小片不断,故事好玩,中国特色鲜明。2025年开年的电影“老大”是动画片《哪吒2》,看动画片的大人小孩子有福了,连我这个老人也想去电影院,看看这部《哪吒2》是怎么登峰造极的!

在《哪吒闹海》中片头音乐是一大亮点,揭秘《哪吒闹海》背后的音乐传奇。  
责编:沈琦华 殷健灵

## 泡菜啊泡菜

陈佳勇

